

宋家玲

危险的 脑瘤

7.5
0

I247.5

1400

3

危险的

危险的

危险的

危险的

危险的危险的脑疝

宋家玲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危险的

237679

内 容 说 明

一所颅脑外科医院即将在长江沿岸的 K 市兴建，却陡起风波。某些人从各自的阴暗心理出发，设置障碍。以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叶一之为首的一群正直的医务工作者，同形形色色阻力进行了斗争。围绕这场斗争，作品着重反映了老、中、青三代知识分子对事业的孜孜追求和献身精神。同时，通过他们对人生、友谊、爱情的态度，表现了在社会改革浪潮之中、新旧思想交锋之际人们的迅速成长。

小说着力于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，力求用质朴的语言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。读者透过医务战线上这一角小小的窗口，能窥见当今广阔生活之一斑。

封面设计：伍 端 端

危险的脑瘤

Weixiande Nao Sh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99,6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3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5,000

书号 10019·3787

定价 0.86 元

511125

脑内病变引起脑压增高严重危及生命的一种信号，谓之“脑疝”。

对脑疝患者，必须采取措施，及时抢救。否则，便会造成死亡……

——摘自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的笔记

一个学者模样的人常到 夕照寺旁边散步

不知何年何月，K城南门外有了这座夕照寺。档案馆藏的K市通志上，专门有一段记载，说明该寺在明清时候还完好无缺。传说，喜欢游山玩水的乾隆帝曾驾临此处，信笔题了一个寺名，寺顶便披上了琉璃瓦。当年，正殿“内供铜大士一尊，高丈余，妙相慈颜，具丈夫概，并铸莲花宝座，左右列善财、龙女，亦皆铜像。细验法身，铜质古润，法相端严。”寺的四周，则集聚本城花贾，“皆于此培养花木，四时不绝，而春时芍药，尤甲天下。泉脉从南山来，向西北流，入柳湖。水清土肥，春芳秋实，鲜秀如画，诚南城难得之佳壤也。”（以上引言摘自《K市通志》）

又不知何年何月起，夕照寺破败成如今这个样子。乾

隆题写的那块黑底金字的匾额，连同那三尊铜像，早已不知去向。莲花宝座，也在十几年前被人卖给收破烂的了。僧去寺空，院墙颓圯。门窗的木料被窃走，三座殿堂象是三具被剥去了皮肉的骷髅，在凄风苦雨中，冷冷地站着，漠然瞭望着周围的荒烟蔓草。聊可庆幸的是，大殿北墙上的一组砖刻罗汉像，残存了下来。那十八罗汉，神情生动，线条飘逸，据考证，是宋代画风，实是罕见文物。许是沾了这罗汉像的光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，夕照寺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距此一里之遥，便是K城有名的柳湖公园。那儿花红柳绿，风景如画，同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当年的好多花匠的后代，现今都移到公园里，成了国营花圃的工人。寺里平时除看门的两个老头儿，再加上附近有几个老人早晨到此练练拳脚，就很少有人涉足了。近一个月来，有个大高个的学者模样的人，一早一晚常到寺周围散步。他望着这空旷的古刹，心中不免有些怅然，禁不住琢磨，这寺为何叫“夕照寺”呢？

初夏的一天，风清日朗。昨夜一场骤雨，把空气潮洗得格外清新。太阳已经快要下坠了，地皮还有些潮乎乎的。人踏在上边，感到很舒服。寺东一株老柳树下停着一辆吉普车，附近有四、五个人指着周围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。内中就有那个学者模样的人。他是全市最大的医院——柳湖医院院长叶一之，年近六旬，是我国神经外科学的一位权威人士。

这位堂堂的大教授和这几位干部模样的人因何来到这冷清之处？看叶一之说话的样子，似乎还很激动。他那张长方而有些扁平的脸放着光，一双总是袒露着心怀的眼睛，神采奕奕的，一对长而又粗的眉毛随着话音一挑一挑地向斜上方展开了去。那神气，很有些得意。

叶一之身旁的一个胖子展示着一张图纸，是张工程示意图。几个人一会儿说到“病房楼”，一会儿又扯到“手术楼”、“实验楼”什么的……听他们的话音，不需问，这儿将有一座大医院要诞生。

啊，是的。叶一之早就有个愿望，尽快建成我国第一所颅脑外科医院。因为种种原因，此事一直未付诸实现。而他就如同春蚕吐丝一般，几年来多方向有关领导做工作，执着而又坚定。他就象当年攻克神经外科这门新兴的医学学科一样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着。一度曾经毫无希望，不知他用了何种办法使之“柳暗花明”，有了今天这个结果。

叶一之高大魁梧的身躯摇晃着，一脸高兴，半天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新医院要开工了，总算要开工了……”声音不高，却象朗诵抒情诗似的。

站在一旁的那个胖子一边收起图纸，一边说：“叶院长，你也别太乐观了，重头戏还在后头呢！”

这胖子，冷眼一看，你会觉得他有点“世故”。他那圆头圆脑的长相和说话喜欢拉长声的语调叫人想到诸如“珠宝商人”之类。

人不可貌相，这话有理。他其实是叶一之筹建新医院

的一员得力干将，是柳湖医院神经外科党支部书记。他的办事的才干，叶一之先还没怎么发现。在基建战线大大缩减，眼看他为之操心的新医院要下马的情况下，有人向他推荐了胖子大李。大李到“筹建小组”走马上任，一了解细情，才知道叶一之用十足的书生气来对待新医院的诞生。仗恃有卫生部和市委领导的批示，有几方联席会议的文件，就以为什么事情都好办了。结果，事事碰壁。忙活了一年，弄得焦头烂额，事情毫无进展。

大李要了一辆吉普车，奔跑了几天，便决定抓住“计委”这个牛鼻子不放。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，几天之后，就笑嘻嘻地报告叶一之：“您等好吧，事情有门了。”叶一之有些疑惑，心想哪能这么快？又过了一周，他从外地会诊刚回到家里，主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市长邵奎突然打来电话，让他晚上到市里开会，研究新医院的问题。他吉凶莫测，心里惴惴不安，正要到医院去向大李摸摸底，门一开，弥勒佛一样的笑眯眯的胖子大李，象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，出现在他面前。“款拨下来了，这回可是真的要干了。地点有三个。我看夕照寺那地儿不赖。那附近，不是还有个夕照寺小医院嘛，就拿它做底子，周围可扩展的地方，海啦！听说还探出了温泉水。干吧，大有发展前途呢！”真是特大喜讯。叶一之高兴得想对胖子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却一下子想不出什么更动情的词儿，只一个劲儿地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打这以后，叶一之就常常光顾夕照寺了。

这天，叶一之正陪同规划局和建委的有关领导，踏看未

来医院的建筑区。夕阳下，叶一之发现夕照寺的琉璃瓦，绿莹莹地光芒四射，心中忽有所动。已进入暮年的人，又多少读过一点古诗词，便对古物有一种特殊的敏感。不知怎么，用这会儿的心情来看这衰败的寺庙，也居然有些生气。叶一之眼睛一亮，忽然想，我是市人大常委会，何不敦促市政府快些维修这个夕照寺呢？修好了，这也正经是个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的所在呢！

几个人蹚着没脚脖子深的荒草，钻进吉普车，返回城里。车刚刚奔上沿着柳湖岸边延伸的一条柏油路，只听西边有人喊叫：“救人哪，有人要淹死啦……快救人哪……”细听，是个孩子的声音。那儿是柳湖弯到公园外边的一个小水湾子，平时人极少。叶一之叫司机赶忙停车，随即跳下车，向出事地点奔去。

隔着铁丝网，叶一之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咕咚一声跳下湖去。啊，岸边站着的那个姑娘不正是尚未过门的儿媳纪杨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儿子跳下去救谁？谁落水了？……叶一之顾不得再多想什么，忙冲姑娘叫唤：“小杨！纪杨……”由于姑娘全神贯注地盯着水中的那个青年，好半天，竟没听到叶一之的叫声。

一对性情相异的恋人 碰到一个怪人

原来，这一对恋人，今天是趁休假日逛公园。

在外人看来，这是两个性格、气质完全相反的年轻人。在纪杨的眼里，叶小方是一个真正的、成熟的大人。他其实只比她大三岁。在戴红卫兵袖章的年月，他曾充满真诚的革命义愤，慷慨激昂地批判父亲叶一之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并表示划清界线。后来父亲原谅了他的单纯、幼稚，他好象一下子成熟起来了，目光深沉得令人难以琢磨。那两扇心灵之窗，经过了一番擦拭，似乎挂上一层乳白色的窗纱，关上了。看起来还是纯洁的，只是让人不易看出那藏在窗子里的心灵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窗纱是社会生产出来的”。他有时甚至羡慕纪杨的单纯。这个娇小的姑娘，好象永远长不大。矮矮小小的，称不上苗条。可那胳膊、腿，那腰肢，那脖颈，还有那张瓜子脸，那么合比例地搭配在一起，小巧玲珑，给人一种很和谐、很甜美的感觉。她不是一首给人很强烈刺激的“迪斯科”舞曲，而是一支轻巧、柔曼的小夜曲。一双杏眼，不很大，可是配在她的脸盘上，正好。再大一点，那就一定会破坏美感。眼神，常是透着笑意，好象世界上的事，

总叫她笑不够。那真是两汪清澈透明的泉水。他有时奇怪，她竟然不象是从大动乱的风暴中卷过来的年轻人，倒象是从“桃花源”里漫游出来的儿童。

在进一步深入接触之后，叶小方理解了，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大。在那场乱糟糟的“革命”高潮时期，她竟游离潮头，藏在长白山深处的一间小木屋里，跟八十岁的姥姥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。那儿，空气新鲜，眼睛里装着明朗的色调，不象城里这么多令人压抑的糊里糊涂的灰色，连天空也常常是灰濛濛的。是的，那里，绿就绿得鲜亮，白就白得纯洁，红就红得艳丽……连雨后长出的褐色的猴头蘑，也油光光的似乎涂上了一层油漆，色泽鲜明，毫不含混。三户看林人，三个姓，却伯、叔、兄、弟、姐、妹相称，和睦相处，相依为命。有人出外打着一只兔子，回来一定分成三份，让大家多少都尝一口。简直有点原始公社的味道。纪杨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自然里长大的。到了城里，正逢欢庆难忘的十月，正是人们敞怀大笑的时刻。她的笑，自然加入了那个笑的浪涛中，并且越来越响亮了。这个小人儿，聪明极了。本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，妈妈让她跟一位画家朋友学绘画，只一年功夫，素描和水墨，就很象回事了。要不是画家不幸去世，她真有可能成为一名女画家呢！其后，她又跟一位新华分社的老记者学摄影。时间不长，作品竟然上了报。纪溪娟常骄傲地说，自己的女儿有一股灵气，学什么，一学就会。这股灵气冲动了市报的一位副主编，于是，她进了报社，当了摄影记者。只受到山溪涤荡过的一块小石头，乍

一跳入社会洪流中，就显示出其通体的光亮。这种经历，在这一代青年人中真是太罕见了。小方常提醒她：别光顾乐，小心跌跤。怪，至今她还没碰到什么磕磕绊绊的事。即便是最让年轻人晕头晕脑、容易上当的爱情，对她也特别恩赐。一开始，就赐给她一个值得信赖、值得爱的小伙子。

这会儿，她坐在露椅上，就正巴望着小伙子的到来呢！

昨晚着实让那场急雨、响雷困扰得没有睡好。可习惯了，六点准时醒来。打开窗子，第一眼就见对面楼那个熟悉的阳台上，他正穿着个小背心、运动裤衩做哑铃操。她送给他一个微笑。他似乎微微点了点头，闪电似地笑了一下，算作回答。这是惯例。约会，是两天之前就订好的。柳湖东岸，老地方。近一段时间，纪杨下乡采访，回来又完成了两个典型的报道任务；小方外出讲课，两个人几乎有一个月没出来好好轻松一下了。

离约定时间还有两分钟，叶小方大步走来了。

他总是准时的，不早也不晚。他讲过，做为一个医生，应该有极强的时间观念。手术晚做了一分钟，也许会让一个本该抢救过来的病人丧生。

刚认识时，姑娘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：纯粹的中等人。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谈不上魁梧，可也算不得单薄，相貌平平常常。这种人，粗粗看一眼，简直找不出什么特别令人忘怀的特征。没入人海之中，再认出来，似乎都困难。可细一端详，那一双眼睛、那一对高耸的眉峰，显示出极强烈的个

性。什么个性呢？思索、警觉、沉稳、敏锐……很难用几个词概括。反正在纪杨看来，他不仅是自己的恋人，更是一个什么事都懂的大哥哥，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依托。在她的眼神露出“是吗？”“真的吗？”“为什么？”这些问号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含着的恰是“是的！”“就是这样。”“不！”这一类肯定或者否定的惊叹号或句号。姑娘容易把事情想得简单，小伙子爱把事情想得复杂。“简单”羡慕“复杂”的周到、深刻、审慎；“复杂”喜欢“简单”的纯真、单一。他有时甚至想：人要都象她这样，世界该会变得多美好！他也常琢磨，自己是不是太老于世故，把心灵的门关得太死了？

但是，爱情的神矢却有一股神力，把他心灵的门窗射穿了。他在纪杨面前，似乎进入另一个世界，一个人人都可信任、没有一点你争我夺、相互倾轧的世界。心灵，在此时此刻净化了，象一块透明的水晶，映出爱情的动人的斑斓色彩。他觉得，是她让自己的童心复苏了。他爱她，他感激她。一想到这一点，他甚至激动得泪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
今天的约会，本来没有什么预定的内容，只是出来玩玩，到这绿色世界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可是，昨天，父亲同他的一次长谈，促使他决定利用这次约会时间同姑娘认真地谈谈她母亲这个人。老一辈之间的矛盾，他不打算过多地介入。他没有这个兴趣，也没有这个精力，但他要保护自己的小公主的精神世界不要受到污染。自己已经受到了污染，尝到了其中的苦味，哪能再让她重复这种痛苦呢？

一见面，他那一脸的庄重立即被一股无形的暖风吹化

了。眼神变了，是一种柔和的、纯真的光，和她的一样。

坐到露椅上，他心里想：一开口，她准得谈昨晚上的雷。果然。

“天哪，夜里那雷，可真怕死人了。你没叫它震醒？……一个闪，打下来，惨白惨白的，就象是老天爷把一块白色的裹尸布抽不冷地从半空里甩下来了……嘻，你笑了，我早知道，你会笑我胆小如鼠……”

他笑了，可不是笑她胆小如鼠，而是她的话叫他猜中了。他挺得意。心心相印，这个词真妙。这可不就是心心相印？

然而，他的笑，只那么一刹那就不见了。纪杨的印象里，他笑的时候，是很美的。方正的脸盘上，很自然地叠起几道笑纹，嘴角弯弯的，眉眼微微颤动着……有一种叫人说不出的迷人的魅力。叫人想到一幅恬静的、阳光明媚的、意境深远的山水画。可惜，这种时候不多。

“你这个人，真是的，怎么不多笑一会儿？总是象天上的闪电，一晃就消失了……”

“这个问题，我记得，你过去提了二十九次。加这一次，整三十。那我就第三十遍地回答你……”

小方的话还没完，就被纪杨格格地笑着抢过去了：

“人的感情的表达，各有各的习惯。心里的笑，不一定都在脸上表现出来；脸上笑，也并不一定表示心里是在真正的笑。对不对？嘻嘻，我看关于笑，你可以写一篇论文了。”

“那倒是，特别是关于你的。你还别说，西方医学家真的在研究这个问题。笑，能够治病呢……”

小方正正经地讲完了这一句，故意顿住不往下说了。他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，看着纪杨侧转着脸，小手托着腮帮子静静听讲的样子。那神情实在是可爱的、动人的，就象是托儿所里的一个小姑娘在听阿姨讲大灰狼的故事。他猜想，她一定要往下追问的。

果然，听不到下文，她情不自禁地问：

“笑，怎么能够治病呢？都能治什么病？”

小方憋不住，噗地一声，笑了。纪杨这才发觉，他这是故意卖关子，逗弄人，便扬起两只小拳头，打鼓一样地捶着小方的厚实的肩头，连声地嚷着：

“你真坏、真坏……”

他很喜欢她这种神态，孩子一般的神态。

他当然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，讲了笑能治病，但有时也能害人的趣闻。

他不想破坏这个净化的情感世界，想尽情地多享受一会儿，再谈那件事。或者，就把它做为压轴戏吧。

柳湖公园，是K市最大的一座公园。柳湖的形状象个宝葫芦。中间是十五孔的玉带桥。周围，株株垂柳环绕，把近岸的一带湖水都染绿了。从北岸边假山上的观音阁俯瞰，整个湖，恰象一条白色的绸带拦腰束着的绿色宝葫芦。所以，也有人把柳湖公园叫葫芦湖公园。

小方和纪杨泛舟湖上，从大肚子的这一边向小肚子的那一边划。湖里几乎全是一对一对的情人。爱情在湖中荡漾。有一段时间，小方坐在船尾，看着纪杨一下一下轻巧划

船的样子，想到了蝴蝶在飞……双绉白衫、白尼龙西式裙……一个洁白玲珑的身影……他眯缝着眼睛，眼前除了一只白蝴蝶在拍翼翻飞，其他似乎都消失了。他的脑海成为一片空白，只印着一个小白蝴蝶的形象。夏天，她喜欢穿白色衣服、白色凉鞋。洁白无瑕，和她的灵魂相配，真妙……他的心，随着船尾的微微颠簸，醉了，醉了……他感觉她在说什么，可他懒得回答。好象一句话出口，就会破坏这个美好的意境。

但是，她的声音还是飘到了他的耳边：

“你怎么啦？傻啦？……”

“没有呀，这不好好的吗？”

纪杨看着他那股傻里傻气、愣愣怔怔的样子，觉得挺好玩，禁不住又格格地笑开了。同时，右手的桨故意拍出一个水花，溅起的水珠儿不偏不斜、正好洒了小方一脸。这一下，他可清醒过来了。

“你呀，可真淘气……”

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冲着正笑得前仰后合的纪杨甩了过去。那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水，刚一出手，没飞多远就散没了。其实，他也并没想真的报复。他倒是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想引得纪杨多笑一会儿。她一笑，更显得可爱了。

“你……你看看，都什么……什么时候了，咱还往……那边，划吗？”她勉强忍着笑，断断续续地说了这么一句。这，大概就是刚才他没听清的那句话吧。

小方看了看表。真是的，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。在爱

情的天国里，时间的脚步跑得特别快。而有幸徜徉在那国度里的人儿，哪个不希望能把时间捆住呢？三个钟头，似乎并没走多少路、说多少话，就倏然一下过去了。

弃舟登岸，在半山坡乱哄哄的柳湖饭店吃了饭，两个人又信步来到了老地方——柳湖东岸的那条椅子。这儿，人少，僻静。坐下来，满湖景色尽收眼底。一株顶大的龙爪槐，象撑开的巨伞遮挡着阳光，是夏季里一块乘凉的宝地。右手是一棵高大的垂柳，那低垂的一条条柳丝，几乎触到了水面。人，坐在椅子上，柳丝在眼前轻拂，就象挂了一幅绿色的垂帘。这儿，又是一个谈情说爱的仙境。

入了仙境，小方想尽快把话扯到正题上。

他不看纪杨，望着湖水，故意轻松地谈起关于肖娴治疗H瘤的那篇报道。这报道，是纪杨搞的。她觉得那是自己近期的一篇佳作，所以开始时她估计会得到小方的赞扬。不料，话越来越不对味儿。他详细向她解释：H瘤是脑子里的一种癌，各个国家的医生都没有攻克。手术割除，也只能延缓病情，不能根除。肖娴说她能用中药治，令人怀疑。他已做过了解，肖娴用药治好的病人，没有一个是经过活体检查证实的H瘤患者。有一个被她治死的病人，经尸检，倒是个实实在在的H瘤。肖娴为何不让病人做活体检查？据说是瘤子破了，中药就不灵了。这是一种违反科学的说法……小方一口气深入浅出地向姑娘上了一堂关于H瘤的医学课。

纪杨无法反驳这些板上钉钉的话。一来，她不懂医，二来，出自他的口，她不能不信。

可是，她还有些不服气。她想起见到的那十几个被治愈的病人的欢快表情。十几个呐，未必都是假的吧！有一些，地区医院还开了诊断书，清清楚楚地写着——H瘤。是不是他是搞西医的，对肖娴用中药有成见，瞧不起？就象妈妈说的，中医与西医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。肖娴是西学中，对中医中药认真研究，大胆用于临床，是对医学界传统的习惯势力的一个挑战。纪杨曾象崇拜革新家那样地访问了肖娴。这个爱动感情的姑娘，用了极大的热情报道了这一新鲜事物。妈妈，做为柳湖医院的党委书记，称赞了她。特别指明，角度选择得好。其实，那是妈妈的提议。

小方从那一双本来明净，如今却变得有些迷离的眸子里，已经透视出姑娘这一刻的心理活动。不需她再细说，他知道该怎样切中要害。

他于是再一次向她解释，确诊H瘤为什么一定要做活体检查。他甚至给她画了图，还打了不少的比方……

语调自始至终是轻缓的，没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意味。就象他完全站在客观立场上在叙述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。局外人听起来，甚至会没有一点激动之感。可这字字句句进入纪杨的心中，却是有着沉重的分量。她简直有点懵了：自己难道上了一个大当？可是……

“可是，我的稿子和照片，是经过医院领导过目，同意发出的。还不止是经过一个人。他们集体讨论过，哪能一点都不负责任，把假的当成真的？”

纪杨的语调里，明显地带着委屈情绪。小方理解她的